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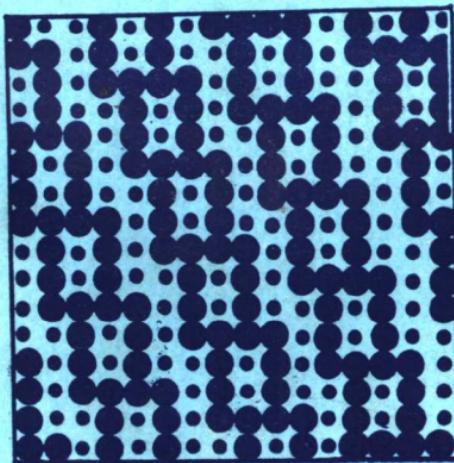
# 特异功能与 超心理学

申振钰 著

三原色丛书

三原色丛书

三原色丛书



责任编辑 朱壮涌  
封面设计 高尚德  
版面设计 惠红彦

«三原色丛书»

特异功能与超心理学

申振玉 著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窄 32 开本 6.375 印张 2 插页 9 万字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69-0428-2/Z·48

---

定价：3.15 元

## 序

人类对自然现象的理解是逐渐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难于理解的现象。人们按照科学程序探索那些貌似神奇的现象也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越出成规也是容许的，因为科学程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对于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神秘主义的、唯灵论的、甚至神学的观点必须予以足够的警慢，因为它们不是科学的必然伴随者，而是沉渣浮泛。

在申振钰同志这本书所叙述的“人体神奇现象”探索的百年历史故事中，登场的有严肃的科学家，有追名逐利者，有十足的骗子，我要补充的是，还有神学家。例如，国际宗教-

超心理学会会长、宗教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日本山本博，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宗教的进化与科学——通往世界宗教的道路》。在其中，作者宣扬“宗教和科学的统一”和“神人合一”，说什么“自然科学和宗教没有矛盾”，“辩证法和宗教不相背”。此人1964年曾在美国丢克任超心理学教授，超心理学成了他的神学的一个重要根据。

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科学地研究的东西，但要达到科学真理的境界，却也没有什么科学道路以外的捷径。

董光璧

1989年4月写于双榆树

# 目 录

写在前面

## 第1章 唯灵论运动——从迷信走向科学

第2章 华莱士和克鲁克斯	[ 15 ] ●
第3章 超心理学的兴衰	[ 25 ] ●
第4章 科学界的水门事件	[ 39 ] ●
第5章 科促会的风波	[ 57 ] ●
第6章 信仰的新浪潮	[ 67 ] ●
第7章 宣传机构的魅力	[ 77 ] ●
第8章 不可思议	[ 91 ] ●
第9章 “灵子”的幽灵	[ 101 ] ●
第10章 在科学的名义下	[ 111 ] ●
第11章 理性所面临的挑战	[ 123 ] ●
第12章 多重性格的畸形儿	[ 135 ] ●
第13章 人的判断易受欺骗	[ 149 ] ●
第14章 批判者的思考	[ 161 ] ●
第15章 黑天鹅帮不了“特异功能”的忙	[ 173 ] ●
第16章 仍然处境堪堪	[ 185 ] ●
第17章 永无休止的争论	[ 193 ] ●

## 写在前面

对于奇妙事物的追求和探索，引导着人类的历史走到今天。在今天看来是司空见惯的事，在前人看来就是奇迹。人类的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科学的历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但是，回过头来看看人类走过的路，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这里有野蛮人没有能力同大自然斗争而产生的对上帝、魔鬼的信仰；有中世纪黑暗时期人们对宗教的神往；有文艺复兴时代，从宗教的桎梏下挣脱出来的科学火花；有近代大批科学巨匠，在捕捉着一个个闪现的“奇迹”和创造着不朽的科学业绩；更有现代令人惊奇的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地涌现。在这个

人类与自然界搏斗的舞台上，有野蛮人的无知，有宗教的蒙昧，有世俗的偏见，更有科学家的独具慧眼。科学决非一片圣土，遍地鲜花。科学的失误、丑闻以至于伪科学的出现，在科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在人类征服大自然而表现科学巨大诱惑力的时刻，在科学名义下的时髦货，也纷纷登场。

探索人类的奥秘、探索宇宙的奥秘，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无与伦比的乐趣，正因为如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常常把神话与现实、信仰与科学不负责任地混到一起，使科学带上了“妖气”。而在一部表现人类文明的科学历史中，是不是也应该记录一下科学与神学、科学与愚昧、科学与伪善的斗争业绩？也许这些是不能登上科学史大雅之堂的野史，这当然要由科学史家们去评论。但在人类的历史上，却记载着这些斗争的光荣业绩，而神学、愚昧和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联络皆亲，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科学的不断进步，迫使上帝和他所居住的天堂早已从地球上空、太阳系、银河系以及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消失了。但是上帝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他把头上的灵光换成宇宙盔，把云雾和飞龙换成星际飞船；穿过

第四度甚至第八度空间，又重返人间。成了披上科学新装的“新上帝”。

在人类文明进入到 20 世纪后，各种不同的“新上帝”在广袤的科学沃土上重新滋生起来，并且以顽强的生长力与科学争夺领地。超心理学就是进入 20 世纪后，人们信仰的“新上帝”。这个从古老招魂术发展起来的“新上帝”，几经崛起和衰落，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个风靡世界，令人瞩目的题目了。如何从科学上去判别这个科学怪胎、从科学上去辨伪这是科学家的事，能否从科学上给它下个什么结论，这是科学史家的事。我要向广大读者介绍的是这一科学怪物的兴衰历史，并试图从中悟出点道理来，从而使我们渴望和追求知识的心理得到一些满足。

促使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某种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和李昆峰、刘新民、李泽清等同志一起编译了 40 多万字的“超心理学研究资料”，这些资料是《从超人到骗子》、《欧美苏联超心理学研究历史》、《超心理学（世界百科全书条目）》、《超心理学：科学还是巫术》、《超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另外还有我与董光璧及我本人编辑的 60 多万

字的研究资料。这 100 多万字的资料，是我写作的基础。在这本书里，笔者并无意对超心理学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只是通过对已发生事件的追述给出我们对超心理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清晰线条，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给予人们一种科学的启迪。使人们懂得在评价证据——特别是那种证明使人相信的事情的证据还不充分时，能够特别小心。对于科学本身，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裁决的资格，但对科学的追求——为人类的生活带来如花似锦的前景，却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愿望，正因为如此，避免自己作为信奉者被引向骗局，甚至去证明上帝存在的悲剧，就不会重演。让美好的追求带上科学性，让人类文明的曙光普照大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一些挚友的鼓励和帮助。董光璧同志在书的写作过程中，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87年8月

# 1

## 第1章

# 唯灵论运动 ——从迷信走向 科学

“科学”一词，原是英文“science”的音译，本义指“自然知识”，即人们在实践中对自然界的观察、研究和总结出来的经验的理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指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哲学等在内的整个知识领域。科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的成果，为人类提供了无穷的知识财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科学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科学的普及，提高了人们的科学素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实践，培养了人们的科学精神，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尽管科学已经发达到上天入地的幻想已变成现实的时代，但灵魂不死——这个与漫长的人类认识史相伴的题目，却仍然在伴随着我们。追溯到古代，人们对灵魂的概念，是起源于对死去亲人的乞灵，他们在梦中见到已死的熟人，会认为死者仍然以某种形式活着，并且把这种关于“不死”的实体或“灵魂”的观念渐渐地扩散到其他有生命 甚至无生命的物体之上。后来人类学家把这种现象冠以“万物有灵论”（Animism，来自希腊字 Anima，意指灵魂）。

在文化不发达的古代，人们无力驾驭自然

奇观（如太阳、月亮、风、雨、火等），由于敬畏的心理，产生了“自然神话”的认识，占星术、炼丹术、催眠术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一种狂热笃信，他们信奉存在着非人格化的不可捉摸的超自然力量。于是把原始人对祖先的尊重化为一种宗教的神龛——鬼魂。于是人类把祖先的鬼魂也变成了天神。斯宾塞曾说过这样的话：“对祖先的崇拜是一切宗教的源泉之一”。宗教伴着人类的历史走到了今天，那么作为人们崇尚祖先的“灵魂不死”也走到了今天，就完全是很自然的事了。

早期出现在人们心目中灵魂的概念还是一种自然界的物化形式，如认为灵魂是一种汽化的、雾状的东西。人们对万物有灵论的魔鬼都赋予一种物质本质。宣传肉体、灵魂都是独立存在的、永生不朽的。据说人在死亡的一瞬间，突然失重  $\frac{3}{8}$  盎司到 1.5 盎司，于是为信仰者找到了一个灵魂化为一种雾气飞升的例证。

随着自然界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增长，赋给神灵的物质属性，越来越暴露了它的虚伪性，维持这样的信念越来越困难；于是信徒们便把睡梦和死者形象幻想之类的经验逐渐变成了精神的概念。他们不再区别主观心理事件

与客观物理事件，而更多地是从满足个人心理需要出发，寻求生活的意义以及为排解忧虑、恐惧、紧张局面而寻求寄托。这样，在他们的心目中终于树起了高大的无可抵御的形象——上帝（神灵），而这个上帝（灵魂）在他们心目中是永恒的、不灭的，接受这种灵魂死后生存的信仰，就会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使精灵成为人们对生命充满激情的追求和向往的美好之物，而不再是萦绕于人们梦境与幻想之中的阴暗东西了。于是物理心灵现象发展成为精神心灵现象——这就沟通了有形世界（物理世界）和无形世界（灵魂世界）对话的渠道。这就是招魂术的神秘所在，也是近代唯灵论运动的先声。

19世纪后半叶“唯灵论运动”的兴起，是心灵研究从迷信走向“科学”的桥梁。如果说以巫术形式开始的最早的心灵研究还是为了个人摆脱困境，对付令人恐惧、焦虑、恼人的局面；对群体能使之重振士气，再造团结的话，那么，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唯灵论运动”便成为人们“依赖需要”的一种派生物。

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相信，如果象征性地给某个人钉上钉子，那么就会给那个人带来痛苦和伤害；对敌对者的一件衣服或者是他

的指甲及头发等念上一些咒语，就会使敌对者遭受厄运；甚至为了预测一个人的吉凶，便对他 的东西大施魔法。随着人类对自然知识的增长，迷信的形式也随之变化。人们认识到那种潜在于自然之后的不可见力量，并不那么驯服地受人类控制；而不可见的精神实体倒可以和人类合作，并能谋求到它的帮助。于是使非人格化超自然力量的巫术，逐渐向人格化精神实体的唯灵论过渡，向迷信的宗教礼仪习俗过渡，并在人类历史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递着，从希腊、罗马到北美和整个欧洲。在美国，1851年在纽约就有灵媒达100人，1855年，美国的唯灵主义者达200万之多。在英国、法国、荷兰，“唯灵论运动”也很兴盛。据唯灵论者领袖所说，在欧洲，唯灵论信奉者达1,000万人以上。他们研究所谓“思想传递”、“预知未来”、“闹鬼”、“物体运动”以及通过“灵媒”接受死者“灵魂”发来的信息等等。

当时轰动北美和欧洲的唯灵论事件，成为“唯灵论运动”兴起的契机。1848年美国纽约州海斯韦村发生的福克斯（Fox）事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据记载：当时在福克斯

家里，有姐妹二个灵媒，通过敲击的音节与该家族被杀害人的灵魂通信息，叙述被杀害的情节。福克斯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心灵现象的兴趣。其影响传到欧洲后，“唯灵论运动”在欧洲也兴盛起来。1868年轰动整个欧洲北美的特异功能者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Daniel Dunglass Home）在伦敦郊区他的阿什兰寓所，在众目睽睽之下，成功地进行了从四楼的一扇窗户飘然而出，进入到另一扇窗户的表演。这一表演的真实性令在场者瞠目结舌。由于在场者有许多上层军官和贵族，竟使这次表演成了心灵运动的最著名的事件。霍姆1833年出生在英国爱丁堡附近，9岁就被他的叔叔带到美国，正值招魂术在美国风靡时期。霍姆在青少年时，就表现了具有奇异现象的魔力：他好象一个奇异的电极，只要他在场，东西就会飞升起来……。他向美国唯灵论领袖们解释他的灵媒肉体现象，受到赞赏，并被吸收到他们的队伍中。1855年他回到英国，开始了他在欧洲30年的灵媒生活。19世纪中叶，正是“唯灵论运动”在欧洲、北美兴盛的时期，大批职业灵媒活动于社会舞台上。但是，正在人们笃信的狂热中，一个个作假的灵媒被揭露出

来。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在 1000 名通灵者中，就有 999 人被揭发作假。但也确实有例外，霍姆就是其中的最杰出者。直到 1886 年去世，霍姆的表演未被揭露过。由于他的“英雄”业绩，他得以活动在最高的社会阶层和知识界。他曾为法国拿破仑三世、欧仁尼皇后，荷兰索菲娅女王和俄国亚历山大沙皇二世表演，并受到他们的恩宠。这不仅使霍姆因此而得到不小的“实惠”，同时对上层社会和著名科学家（如克鲁克斯）把霍姆表演树为科学奇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导致在英国成立了灵学史上第一个“灵学研究会”，克鲁克斯比任何人责任都大。

随着灵媒的被揭露，到 19 世纪末，“唯灵论运动”开始衰落，但是它已在知识界引起了足够的兴趣，再加之科学家的推崇，于是在 1882 年 7 月 17 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由一小群学者成立了“灵学研究会”（S、P、R），它的第一任主席，就是剑桥大学圣三立学院哲学家亨利·西德维克（Henry · Sidgwick），其他成员大部分是剑桥出来的，因此这个小组称为“剑桥小组”。此后又扩大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以贵族、政治家组成的小组。这个小组的

成员包括曾经作过英国首相的 W·E·格拉德斯通 (Gladstone) 及 A·鲍尔 (A·Balfour)。另一个小组则由科学家组成，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 (William·Crooker)、皇家科学院物理学教授威廉·巴雷特爵士 (William·Barrett)，还包括一些医生、律师、诗人及一些古典主义者。其中最出名的有诗人兼古典主义者费兰德里克·迈尔斯 (Frederick·Myers)，他不但是“唯灵论运动”的热情参加者，而且著有两卷本的《人类个性与死者生存》，以及同其他人合著的《生命的幽灵》等，这些著作成为灵学的经典。在肉体灵媒不断被戳穿，已彻底声名狼藉的情况下，迈尔斯第一个创造出了传心术 (Telepathy) 这个术语，强调通过灵媒语言传递死者信息。于是给“唯灵论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其能得以起死回生，并成为后来唯灵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英国“灵学研究会”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相继成立了灵学研究组织。法国、瑞士、荷兰、意大利、德国先后成立了心理玄学学会、灵学基金会以及心灵研究会等组织。并仿效英国的作法，由科学家或社会名流挑头。如法国